

● 作者/Ryan D. Martinson & Conor M. Kennedy

● 譯者/余振國

● 審者/馬浩翔

共軍「拿敵練兵」的訓練模式

Using the Enemy to Train the Troops

取材/2022年3月25日美國詹姆士基金會網站專文(*China Brief*, March 25/2022)

中共面對美國頻繁在印太地區海、空域活動，共軍不僅被動執行跟監及驅趕，甚至採取「拿敵練兵」新做法，為未來與美國可能的衝突預做準備。

共軍航空母艦「遼寧號」和其他水面艦艇在海上航行。

(source: CGTN)

共軍已經悄悄改變其與美軍的互動方式，透過「拿敵練兵」，以因應未來與美國可能發生的衝突。(Source: Reuters/達志)



引言

共軍已經悄悄改變其在西太平洋與美軍的互動方式。共軍不再只跟監美國船隻和飛機，並要求其離開敏感地區，甚至採取一種帶有敵意交鋒的做法，以因應未來與美國可能發生的衝突。這種做法在共軍的用語，就是「用敵人來訓練部隊」，被稱為「拿敵練兵」。

「拿敵練兵」並不是一個最近才出現的新訓練方式。自從2014年以來，「拿敵練兵」一詞就曾出現在共軍資料中。然而，中共國防部在最近聲明中表示，已將「拿敵練兵」奉為準則。在中共國防部1月22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吳謙大校特別強調共軍訓練的首要目標為「大力推進戰訓深度構合」。具體而言，在「軍事鬥爭前線」進行作戰訓練的部隊應該要「利用敵人訓練部隊」(中共國防部，1月27日)。

對共軍來說，在承平時期的「軍事鬥爭」前線是位於中國大陸周邊的海域：包括黃海、東海、南海和菲律賓海。因此，中共海軍主要採取這種新訓練方式的是空中、水面和水下部隊。對中共海軍而

言，「拿敵練兵」是什麼意思？這個做法對中共海軍與美海軍的海上互動又有什麼影響？

從構想到準則

「用敵人訓練部隊」的構想首先是應用在水下作戰。2014年8月，在中共海軍的官方報紙《人民海軍》刊登的文章中，強調潛艦部隊在「反制強敵」（即應對強敵）方面的特殊作用，這是共軍對美國常用的含蓄說法。該名作者強調，潛艦部隊要以因應戰鬥為前提進行訓練，這代表該部隊必須「踏入未來戰場，大膽接觸未來敵人……並利用敵人來訓練自己的部隊」。用他的話說，「訓練必須是為了作戰而進行的演練」。¹ 在2015年1月的文章中，某支潛艦部隊的政委敦促中共海軍潛艦官兵「要針對作戰對手」，認知在和平時期「與強大的敵人進行對抗是最實際的訓練形式」。共軍部隊應該接受傾向「與敵人競爭，並利用敵人訓練部隊」的文化。²

在2020年11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召開有關軍事訓練的會議後，中共海軍的此種方法，擴大運用到其他軍種。習近平在講話中要求共軍實行「軍事訓練轉型」。這讓共軍在整體上更重視訓練，特別著重「實戰化」訓練，以更接近與可能敵人實戰的狀況下施訓（新華社，2020年11月25日）。隨後，中共海軍發布一份標題為《關於加快推進海軍軍事訓練轉型和建設新型海軍軍事訓練體系決定》的文件。該決定從陰暗昏沉的水下作戰中吸收「拿敵練兵」構想，並使其成為軍種準則。自此往後，該軍種所有部門都將把與「強大的敵人」的遭遇，視為加強自身作戰能力的機

會。³

為什麼是現在？

根據中共海軍領導人說法，「拿敵練兵」是中共對美國在中國大陸周邊海域挑釁行為增加的直接反應。共軍長期以來抱怨美海軍在第一島鏈內的行動，而且共軍認為，近年來美國活動變得更加咄咄逼人。根據中共海軍訓練局某位匿名負責人的說法：「有一些國家對中國的敵意急遽增加」。在海上，這些國家「不斷加強具針對性的軍事部署，頻繁派出空中和海上兵力近距離挑釁，甚至安排空中和海上部隊，『拿中國練兵』，以演練作戰方法和戰術」。⁴

中共海軍作戰局高階官員張天敬在2021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這些觀點。具體來說，張天敬特別指出：「美軍船艦與飛機頻繁以『航行和飛越自由』名義，軍艦多次穿越臺灣海峽，還有軍用飛機在中國近海附近進行高強度飛行，侵犯中國島嶼和島礁領海和領空」。他將這些行為描述為「異常活動」。⁵

「拿敵練兵」之法

「拿敵練兵」是一種利用與假想敵人近距離接觸的機會進行的「特殊訓練形式」。中共海軍訓練局局長解釋，這種方法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被動，另一種是主動（資訊來源見註釋4）。使用被動方法，對敵人的挑釁行為被動做出反應（即「因敵而動」），例如那些針對共軍的戰術演習，中共海軍部隊採取不動用武力的措施來抵禦這些行為。這種方法可能須用到阻撓敵人攻擊時的所有技

能，而不是使用武力：例如，攔截侵入的飛機、為尋求戰術優勢部隊進行機動、甚至還運用電子干擾和其他形式的電子戰。

第二種形式是包括在定期任務中主動尋找(即「依我而動」)附近敵軍，並利用互動來達到訓練目的。也就是說，已部署的中共海軍將追瞄敵方艦艇、飛機和潛艦，以完成所需之單兵訓練、載臺訓練、組合(模組)訓練和聯合組合訓練。根據張天敬介紹，中共海軍部隊將會「進行實戰偵察、實戰資訊傳輸、實戰追蹤、實戰瞄準以及模擬攻擊，並且把敵人當成活靶」。

「拿敵練兵」不僅限於在西太平洋海上作戰的中共海軍部隊。目前在印度洋護航特遣部隊也提到在其訓練行動中採用此種方法。海岸防禦飛彈部隊也是如此，包括部署在南海南沙群島中共前哨基地的飛彈部隊。⁶

「拿敵練兵」對中共海軍的助益

中共海軍領導人認為，「拿敵練兵」可採取多種方式來協助強化中共海軍能力。⁷ 首先，這能確保訓練逼真程度。引用某位中共海軍軍官所言，該軍種可以挑戰一支「真實的藍軍」，而不是在其他形式訓練中常見模擬效果不佳的假想敵。例如，「拿敵練兵」可以增強中共海軍使用電磁頻譜的能力，換言之，儘管敵人努力想破壞偵察和通信系統，但中共海軍仍能確保系統性能，並透過電子戰來削弱敵方系統。根據中共海軍官媒《人民海軍》上所刊登的頭版文章，中共海軍必須「充分利用敵方與中共進行電磁對抗的情況予以反制，測試中共各類武器裝備性能界限，讓前

線的海軍士兵能在近乎真實的反干擾、反攻擊、反偵察環境中練習協同作戰，並且磨練其技術能力」。

但「拿敵練兵」不僅磨練技術能力。中共海軍也認為，與敵人帶敵意接觸，將有助於增強海軍士兵的「戰鬥精神」。共軍批評者經常指名共軍中存在著「和平積弊」(或稱「和平病」)，他們認為與敵人密切接觸是治療這種疾病的一種方式。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在2021年11月的文章中強調此點，他指出利用「拿敵練兵」的價值，以此作為灌輸軍方在大國衝突中取勝所需之「血性」(人民日報，2021年11月30日)。「拿敵練兵」提供學習對手長處與弱點的機會。正如中共海軍訓練局局長所描述，進行敵我交鋒能讓海軍「摸清敵人作戰能力」。共軍可以透過挑釁敵人來衡量敵人「原則底線」，並且分析出敵方個別指揮官的指揮風格和反應速度。中共海軍055型巡洋艦南昌號(編註：中共海軍仍將其歸類為驅逐艦)的政委指出，與美軍在海上對抗期間蒐集的資料，凸顯搜羅、分析和利用該資料的重要性，藉此讓中共海軍能發展以專門研究「強敵通」的「智庫團」專家群。根據張天敬的說法，有效利用「拿敵練兵」可以瞭解美國當前作戰構想，例如分散式殺傷力和馬賽克作戰，他認為這些構想對中共海軍「構成相當大的挑戰」。有了這些知識，共軍就可以制定計畫，在發生真正衝突時能反制美國可能採取之做法。

「拿敵練兵」也有助於中共海軍瞭解自身弱點。正如張天敬所描述，對中共海軍來說其中有一些「薄弱環節」相當明顯。用他的話說，共軍的

偵察和預警能力仍然「相當薄弱」，目標識別能力「不足」，遠距離精確打擊的擊殺鏈組建其挑戰仍然「相當困難」，中共海軍戰術「相對簡單和薄弱」，在進行聯合作戰時，各軍種間的「精確協調」仍然是個問題。張天敬寫道，這些問題必須予以修正，才能讓中共海軍能夠有效支援共軍打算對美國進行的綜合聯合作戰類型：多域精確戰、跨域聯合戰和區域拒止戰。

沒有風險，就沒有回報

中共海軍領導人充分認知到「拿敵練兵」具有

風險。根據中共水面作戰軍官所言，當中共海軍部隊部署到前線時，「戰場」也是他們的「訓練場」。因此，儘管「拿敵練兵」提供寶貴的學習機會，但同時增加「擦槍走火」的風險。⁸ 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中，中共海軍潛艦部隊高級領導人強調在「拿敵練兵」中拿捏強度的必要性。「如果事情推動得太過火，就要擔心有可能讓狀況會超出『訓練』的範圍；但如果事情推動得太鬆散，那麼就無法達到『訓練』的目標」。

在中共海軍訓練局局長的指導意見中，規定在應用該項新訓練方法時「避免摩擦和衝突」的



「拿敵練兵」有助於中共海軍瞭解自身弱點，例如目前其偵察、預警與目標識別能力尚有不足，無法建立遠距精準打擊之擊殺鏈。(Source: Reuters/達志)

方法。例如，中共海軍需要「嚴格控制武器的使用」，並且在安排實彈演習時必須戒慎小心。然而，當提到一項在2014年簽署的協議《海上意外遭遇準則》(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CUES)，該準則旨在減少簽署國(其中包括美國和中共)之間發生高風險的不期而遇，他認為使用時要具模糊地帶。在6月7日的指導意見中，他表示中共海軍必須「嚴格遵守」該準則和其他類似規定。然而，隔天他卻呼籲要「靈活應用」該規範，這意味著中共海軍部隊只有在符合其需要時，才會予以遵守。

中共海軍領導人是透過全球權力平衡的視角來看待風險，這種平衡正在以一種「百年來從未見過」的方式產生變化。亦即他們認為中國大陸正在崛起，而美國正在衰落。張天敬在2021年8月

刊登的文章中，引用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經濟造成的破壞性影響，並總結表示，美國正在尋找一個「戰略機遇」，來阻止自己的影響力衰退，並試圖持盈保泰作為全球霸主的地位。因此，中共海軍「不能排除」美國會製造事件來引發衝突，甚至是區域性戰爭的可能性。儘管有這些擔憂，共軍領導人顯然認為，與美軍進行帶敵意接觸的潛在回報大於風險。

作者簡介

Ryan D. Martinson擔任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中國海事研究所研究員。他擁有塔夫茨大學(Tufts University)弗萊徹法律和外交學院(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的碩士學位。

Conor M. Kennedy擔任位在羅德島州紐波特(Newport)的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中國海事研究所研究員。

Reprint from 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王紅理，〈能打勝仗是最大的擔當〉，《人民海軍》，2014年8月29日，第4頁。
2. 李雲平，〈把握使命任務特點持續培育戰鬥精神〉，《政工學刊》，2015年第1期，第51頁。
3. 〈敢打善拼制強敵〉，《人民海軍》，2021年9月7日，第1頁。
4. 王世建，〈進一步提高部隊訓練質效和打贏能力〉，《人民海軍》，2021年6月7日，第1頁。
5. 張天敬，〈拿敵練兵主要「練什麼」〉，《人民海軍》，2021年8月10日，第3頁。
6. 關於護航特遣部隊和拿敵練兵的資訊源自於：劉冬冬、石小強、王宗洋，〈第38批護航編隊開展實際使用武器訓練〉，《人民海軍》，2021年8月11日，第1頁；孫飛，方智坤，〈薪火傳承 激發打贏熱情——南部戰區海軍某岸導團利用紅色資源提升教育質效〉，《人民海軍》，2021年7月21日，第2頁。
7. 本節中關於「拿敵練兵」如何加強共軍能力的資訊源自如下：本報評論員，〈堅持戰訓一致助力訓練轉型〉，《人民海軍》，2021年6月4日；劉志剛，〈立足實戰實案，緊盯新質新域求突破〉，《人民海軍》，2021年6月22日，第1頁；張校邦，〈破「心中之敵」，深入糾治和平積弊〉，《人民海軍》，2021年6月5日，第1頁；趙寶石，〈把握關鍵環節 提升打贏能力〉，《人民海軍》，2021年6月8日，第1頁；陳維工，〈深化強敵研究，培養知彼勝彼的「智囊團」〉，2021年7月16日，第1頁；張天敬，〈拿敵練兵主要「練什麼」〉。
8. 關於共軍在「拿敵練兵」上的風險與回報計算的資訊來源如下：楊黎明，〈以戰載訓砥礪勝戰刀鋒〉，《人民海軍》，2020年4月29日，第3頁；徐杰，〈「以敵為師」漫談〉，《政工學刊》，2020年第5期，第75頁；王世建，〈進一步提高部隊訓練質效和打贏能力〉；趙寶石，〈把握關鍵環節 提升打贏能力〉；張天敬，〈拿敵練兵主要「練什麼」〉。